

堯樂博士傳(六)

李郁塘

金樹仁任新疆主席

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中午，新疆省民政廳長金樹仁，巧施連環，借刀殺人。假俄文法政專科學校校長樊耀南之手，演出鴻門宴。一舉將主政新疆十多年的邊防督辦，兼省政府主席楊增新將軍，刺殺於專校教室內。他再繞了一個圈子，轉手在將軍衙門，也就是省政府大堂內，再將樊耀南、張純熙等，以叛亂罪狀撲殺以後，他就被不明「三七事變」內情的省城各界，臨時推舉登上新疆第一把金交椅上。當時國民政府也以他迅平變亂有功，乃即正式任命為中華民國以來，新疆省第二任省主席高職。就此新疆政局走入金樹仁時代！

金樹仁字德庵，甘肅河州人，因河州位於洮河中游兩岸，入民國後改稱臨洮縣。臨洮地處隴西要津，向為漢、回、羌、藏等族雜居之地。因為居民複雜，也就易生動亂。而金家在河州漢族人中，係大戶人家，不僅家業大，而人口亦多。就金樹仁這一輩來說就有親兄弟五人，以漢族文化「仁義禮智信」五德再加上一個樹字，就成

為他們五兄弟的大名，樹仁為長，算是金家老大。在金樹仁幼年時適河州相繼發生過回、羌、藏各族亂事，金家家產頗受損失。就此在金樹仁的腦海裡，奠下對邊民的惡感。光緒末年當他適值童生的時候，而楊增新奉命出任河州知府，針對民情勵精圖治，尤廣設書院，以教化力量，來化解各族間仇怨，河州乃大治。楊增新在河州創設書院之時，正金樹仁卒業學業告終之時，乃得升學河州書院。就此金樹仁和楊增新結下不解緣，由素不相識，變成師生關係！

楊增新知府河州七年，政聲遠播，治績卓著。致被甘督松藩激賞，認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為了開啓甘肅全省民智，乃提升楊氏為甘肅全省道臺（省教育廳長）。楊增新一向才大識遠，就任全省道臺以後，就本着興學建省宗旨：首先創辦蘭州高等學堂，以便造就高級幹部；繼設陸軍小學，冀造下級軍官。此外更設工業巡警等校……。

楊增新金樹仁恩怨

就在此時，金樹仁在河州書院結業，適時升

學蘭州高等學堂。就此金氏二度成為楊氏門生，加深二人的關係。俟宣統三年楊增新繼袁大化升任新疆巡撫，旋即民國成立改任為新疆省第一任省長。適金樹仁正由蘭州高等學堂結業，一因甘新近鄰；二因師生關係，就此追隨楊氏進入新疆省政府服務。而金樹仁在青年時期，都趕上各級書院成立，舊書讀得不少，國文底子很好，尤其寫得一手好字。可說是具備了幕僚才幹。因此一到新疆，先被任命為省政府的秘書，繼升任民政廳的科長。經過十多年的案牘生涯，終得升為民政廳長。在金樹仁的一生來說，由庠生至新疆省民政廳長這一段路程，可說是一帆風順，官運亨通，就此養成他一個壞觀念，就是要想做大事，就得先當大官。只要權位在手，就可為所欲為！現在僅是民政廳長，還在等因奉此階段，想在新疆做出驚天動地的勳績，非到當上新疆省主席地位不可。在他想來，追隨楊將軍前後已達卅年之久，關係之深，情誼之密，非他人所能及，一俟其恩師告老還鄉時，新疆省主席高位，就非他莫屬，這是金樹仁打的如意算盤。然而楊增新却不作此想。蓋因知生莫如師，在楊氏多年觀察下，

他這位高足不是理想的接棒人。第一金氏私心太重，私心太重的人，往往因私害公。第二對邊民有輕視心與惡感。而新疆境內居民，漢族頂多有百分之五，其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邊疆民族，假如讓金樹仁主政新疆的話，不出三年就會搞得天下大亂！第三金樹仁鴉片煙癮很大，不吃足鴉片煙，什麼事都不能辦，全省大事瞬息萬變，定要誤事的！因此種種，在楊增新心目中，金樹仁只宜作幕僚不宜作主管，於今能出長民政廳，已經是破格任用。因此當楊增新年逾花甲，自認進入老年，不時聲言要交棒子，在甘肅籍人士中有徐謙及閻毓善，在兩湖籍人士中有劉文龍及樊耀南等，就是不將金樹仁列入接棒人的名單中。而金樹仁得悉此情後，不僅不檢討自己未能列名的原因，加以改正，從頭爭取。反而移恨其恩師，對他過於輕視低估。就此種下見死不救之情事發生！

金氏弄權植黨營私

金樹仁奪權成功之初，倘能肅規曹隨，按部就班，不輕易更動人事的話。在國民政府甫行統一全國，在求治心切情形下，不難把已成部治的新疆局面，繼續保持下去。無如金樹仁作賊心虛，自己心裡有數，他取政權的門路，不屬正途；可說是走了邪門外道，因而內心常懷鬼胎，每認為別人也會故技重施，不能不防！尤有鑑於其恩師楊將軍，雖然才大識遠，在甘（肅）新（疆）兩省政績卓著，無人倫比。尤在新疆主政達十八個年頭。終因孤家寡人一個，別無親人可靠，就連承

教追待達卅年之久的弟子屬下，如其本人，也因謀權奪位的因素，竟然見死不救，違論他人。結果竟然死於非命，可不懼哉？

因此當金樹仁氏坐上新疆省主席寶座以後，首先考慮的就是本人與權位的安全問題。解決此一問題的不二法門：就是玩弄權術，在政軍兩界重要崗位上，植黨營私安插上合乎三同主義（同宗、同鄉、同學）的人物。在行政方面的措施，首先在省政府內增設秘書處（楊增新主政時秘書處由民政廳代理），美其名為便於總攬各廳處中的有關業務，為主席分勞。其實實際上，專為便於監視各廳處中的異己份子。出任首任秘書長的人物，就是同學同鄉又同事多年的魯效祖。所遺民政廳長之缺，遂由合乎三同主義的王之佐繼任。樊耀南所遺軍務廳長一職，任命在奪權時出智出力最多的該廳第一科科长張培元氏升任。以上人事安排全屬正當，當然無人說話。但以下的人事安排，每多乖異，多為人詬病。金樹仁為了自身與省府的安全，他不相信別人，只信任隨侍多年的勤務兵崔肇基，首先擢任為省府警衛隊長，由士兵一下跳升為校官。旋又想及省主席活動範圍，不僅限於省府一隅之地，有時應各機關邀請，在省城區域內，也得露面走動；為了安全計，再破格提升崔某出任城防司令。一個出身勤務兵的人一年內連陞數級，尤且由士兵階級，一跳再跳到將官。這是古今中外沒有的惡例。這就是金樹仁不知用人之道，只知弄權之實。要知小人驟居高位，就要胡作妄為。這樣的人多了，天下就要大亂的！

此外金樹仁又想到，他是新疆全省的省主席，不是省城一城的省主席。必需全省各地都控制在自己權力之下，他才能當太平省主席。如何才能使全省都能控制在自己權力之下。在他想來，首先得在各要津之地，都安排上合乎三同主義的知心人物，分別坐鎮才可放心。因此在全省各行政區的人事，乃又大動而特動。

喀什噶爾是南疆首善之區，也為全省人口最多之地，位於帕米爾高原東麓，南通印（度）巴（基斯坦），西達阿富汗，北毗俄屬中亞五共和國。地位四通八達，極為重要，並設有英、俄、阿各國領事館。必需配駐既懂軍事，又明政情的大員，前來坐鎮，才能勝任。然而金樹仁只重權位，不重人才，竟任命其只會吸大煙（鴉片煙），對軍事政治兩皆不懂的四弟金樹智，前來喀什噶高官。其後果如何？不言可喻！

伊犁為北疆重鎮，向為帝俄染指之區，同治年間，曾為俄軍侵佔十年之久，至光緒初年才被左宗棠大軍驅逐出境，專設將軍治理軍民事宜，民國時改設鎮守使，專責統治該地。於今金樹仁要派一位大員前往坐鎮，在左挑右選之後，最後挑中甫行升任軍務廳長的張培元氏，算是一位才華卓著的人才，乃改升為伊犁鎮守使，去坐鎮此一要津之地。所遺軍務廳長一職，再任命五弟金樹信繼任。至此全省軍事指揮權，算是掌握在金五手裡。

哈密是東疆要津，也是通內地的孔道。因甘（肅）新（疆）毗鄰，在地緣關係上非常重要，不能有失。而當時哈密地方軍事首長，竟由纏回

(維吾爾) 堯樂博士擔任。實難放心。乃派其奪權有功，也是軍務廳第二科長劉希曾氏升任哈密駐軍師長，冀以控制此一要津之地。

如此這般，在省府省城以及全省各重要地點，都安置上合乎三民主義的知心人物，前來坐鎮指揮。在金樹仁想來，他本人安全與權位，就可高枕無憂，變成終生「新疆王」，就無問題了。

堯樂謁金樹仁碰壁

金樹仁的想法雖好，做法太差。就在他主政後的翌年，也就是民國十八年，陝(西)甘(肅)兩省發生荒年，甘肅飢民爲了逃荒，乃於是年多以及翌年春，成千上萬湧向新疆。以救助鄰省飢民爲旨的話，省主席即使不是甘肅人，也應當施以援手。果能妥爲處理，不失爲施政上一大善舉，不知是金主席關懷同鄉心切，抑或另懷他意，想使這批難民在新疆生根，作爲他的基本實力，乃以省主席的權位，毫不考慮後果，竟下令哈密縣政府，將哈密東境的糧倉之地的沁城鄉與土胡蘆(今伊吾縣)兩鄉維民耕地，強行迫讓給甘肅飢民耕種，另撥縣境荒地令維民去開墾。所具的理由：甘省飢民離家背井，開墾荒地不易；而維族農民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，進行開墾工作，比較容易。此種違法悖理的措施，自然要引起當地維民的反對。維民的耕田大都是由回王府佃來的，自己無法耕種王田，得向沙親王去陳情，請回王府去向哈密縣政府交涉爭回。沙親王獲得此情後，乃派其二品大都統堯樂博士，前往縣政府去交涉。但縣政府的回答，是執行省令，縣府無能

爲力，要交涉得向省府去着手。於是堯樂博士又脚沙親王之命，遠去省城交涉。因事關民政，乃首先拜會新任民政廳長王之佐。但王廳長回言，關於在哈密安置甘肅飢民之事，民政廳從未過問，完全出諸金主席的主意。收回王田的事，必需向金主席交涉，才能有效。遂由王廳長陪同堯氏去見金主席。當二人會面後，堯氏即時陳情的說：「哈密沁城與土胡蘆兩鄉維民耕田，乃世襲王田，請主席慎重處理，不要因此小事，引起省府與王府失和才好！」料想不到金樹仁竟不假思索，吐露真情的回說：

「如今是民國時代，專制餘孽，早應剷除！」

堯樂博士一聽此言，不禁大驚！爲了息事，接下又說：

「哈密王府制度所以留存至今，就是因歷代回王，都很效忠政府。沙親王由遜清至民國，尤多功績。現已年高，省方也應寬容些許。免因此一小事，引起重大不良後果！」

金樹仁聽畢堯樂博士的陳情後，不僅不虛心接受，反而怒從心起，用極嚴厲的口氣質問堯氏：「沙親王還敢造反嗎？我自會用武力來對付他！」

話不投機半句嫌多。堯樂博士讓金樹仁碰壁，無話可說，只好辱命返哈。當向沙親王詳述碰釘子的經過。這時沙親王年邁體弱，經此打擊，竟臥病不起，旋於三月十九日離開人間！哈密維

民既未將耕田收回，老回王又因之氣死！就此所有哈密維民對金樹仁，都埋下深切不滿的種子！按回王王位繼承，在有清一代的傳統上，都是父子繼承。新王繼承王位的程序是：先向當地縣政府備文，再經巡撫衙門轉呈理藩院備案就成。如今已到民國時代，堯樂博士雖爲王府二品大都統，但尚未辦過此事，爲了慎重起見，乃建議攝政爾王召開了一次王府高級舊僚會議，以收集思廣益之效。所決事項，仍如滿清時代一樣，先向縣政府備文；再經省政府轉呈國民政府備案。與會人員僅堯樂博士與金樹仁會過面，打過交道。他深知金主席對哈密回王態度不大友善。因此在會議結束後，乃當面向新王攝政爾，提出警告的說：

「備案公文手續雖可照常辦理，能否生效，端看省府態度而定。如省府鼎力代言，按序轉呈，國民政府自可循例照准。若省府從中作梗，那就大有問題。請攝政王多加考慮。尤不宜輕易離開哈密，免受別人控制。」

堯樂博士當時雖以王府大都統的身份，向新王提出警告，無如攝政爾王，一因繼承王位心切，二因缺少對人處事的經驗，以後還是上了金樹仁「調虎離山」之計，將其騙到省城，加以軟禁起來。哈密回王制度就此走上末路！

當金樹仁接到哈密縣政府轉來新回王繼位公文後，深覺沙親王在此時去世，正是根除哈密回王制度，實行改土歸流的大好機會。但他旋又想及，哈密回王制度，由元末經明歷清，及今至民國時代，可謂淵遠流長，歷時八、九百年。如何

能順利改土歸流，不生反抗。必須巧施「調虎離山」之計，先將攝茲爾騙到省城，昇以虛名高位。然後再令哈密軍政機關，將王產分與平民，就可取消此一多年封建餘孽。金樹仁與念及此，回文縣政府，關於繼承王位一事，必需新王親赴省府陳情，然後才能轉請中央。攝茲爾獲得此情後，一因繼承王位心切；二想也有一會金主席的必要；三思人有見面之情。只要多備一些禮品，上下打點好了，繼承王位的事，何能再有問題的。竟將其二品大都統堯樂博士的晉言忘得一乾二淨！

金樹仁軟禁哈密王

不意攝茲爾王趕到省城後，金主席雖然以禮相迎，並在省府設宴相待。席間並當面編造了一篇謊言說：

「迪化南京相隔萬里，省府向中央轉呈繼承王位公文，輾轉需時，非短時期內可以辦到，請攝王在省城多住幾天，靜候良音。一俟國府行文到後，再返哈密好了」。就此攝茲爾王，名為金主席的上賓，也被招待住在特設的貴賓招待所內。實際上却是被軟禁起來。

在此期間，金樹仁根本未向中央請辦哈密新回王繼承王位事宜，反而下令哈密駐軍師長劉希曾，詳查密報，攝茲爾王被軟禁於省城後，在哈密地方上發生之反應；與實施改土歸流一事，哈密各界有何迴響？是贊成還是反對？在此同時，省政府又明派龍瑞臣、陳大安、鄧成昭三人為調查民情委員，前往哈密調查實情，藉作改土歸流

之依據。而這三位大員，早已摸透金樹仁的心理，為了升官晉級，搜盡枯腸儘量向好的方面去說。此外坐鎮哈密的劉希曾，原和金主席是一個鼻孔出氣的人，極力討好金樹仁。在明密兩方面合謀而後，再分別呈報的說：沒收王產改土歸流之後，有以下幾點好處：第一點獲得耕田的維民，由佃戶一變而成爲自耕農，當然要感謝主席的深恩厚德；第二點可以救濟由甘肅逃到新疆不少飢民，這些飢民在感激主席活命之餘，也就變成擁護新政的真正實力；第三可以增收不少田賦與稅收，對省政財力有莫大的助益；第四點可以清除新政上的特殊障礙等好話，說得天花亂墜。但對哈密回王，一向效忠政府，在維護地方治安，有莫大有利影響，却一字不提。其實以劉希曾當時的地位與職責來說，後者才是他應注意而特注意的事項。然而劉希曾當時只知拍金主席的馬屁，好來當大官。對於不利治安方面，反而置之不顧。由此可知劉希曾之顛預與愚蠢到如何程度。

金樹仁在獲得劉希曾的密報，以及龍瑞臣等明呈以後，深以爲喜，廢除哈密王府制度，以及王產改土歸流事，就此決定。金樹仁此一決定，原無可厚非。此事並非創舉，也有先例。假如在着手進行之初，能取法新疆建省後第一任巡撫劉錦棠氏，廢除喀什回王制度的方法，利用維族人的力量，來解決回王府的事。不難將此事擺平。當年劉巡撫就是重用王府實力人物吳守爾門巴西（堯樂博士之父），令其全權擺平此事，結果順利完成。於今要廢除哈密王府制度，如能重用時任王府二品大都統堯樂博士去全權處理的話，

以堯氏當時的權位與能力，自可順利將此一事件，予以擺平！無如金樹仁自幼對邊民就有惡感，於今當了新疆省主席，對邊民仍無好感！尤對堯樂博士大有戒心！不僅不會導河入海，利用這股力量；反而築堤做壩時加防範。這就是金樹仁遠遜揚增新的地方。結果廢除哈密王府的事，越弄越糟，最後惹火燒身。金樹仁的政權就因此垮臺，夫復何言？

廢除哈密回王府制

金樹仁決心要廢除哈密回王府的制度時，只注意到人，而忽略了事。在他想來，事在人爲。只要將人擺平，事也會跟着被擺平。因此首先敦聘攝茲爾王爲省政府高級顧問，長駐省城，不得再返哈密封地。其次再調任堯樂博士出任省政府委員，也要留省辦公。至於堯氏過去在哈密所擔任的本兼各職，一概免除，致成爲專任省政府委員。堯樂博士深知，這是金樹仁要瓦解哈密回王實力所施的毒招。但爲息事，只好寧人。爲了新疆大局着想，不要挑起戰亂。仍然奉命唯謹，晉省報到，當個無所是事的省政府委員。事情發展至此，世襲采邑的哈密回王制度，在金樹仁主政第三年，算是被取消了！剩下的事，就是如何沒收王產，而後改土歸流了！

在金樹仁想來，哈密回王攝茲爾，既被軟禁於迪化；回王府實力人物二品大都統堯樂博士，也被調到省府辦公。哈密回王府已沒有主持人，要下令沒收王產改土歸流，也就成了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了！因此省府對沒收王產，既未頒佈法令

縣府對改土歸流，也未訂規章。僅下令由哈密駐軍師長劉希曾全權處理，具報了事。而劉希曾雖然出身蘭州陸軍小學，仍然係一個武夫。對於處理此一特殊民政，根本一竅不通。在接得此一電令後，就由當地軍政首長，依官位大小，瓜分各地王舍某園別墅，佔為己有。各地王田少數由駐軍連排班長，佔為己有外，多數都分配由甘（肅）逃新（疆）難民。而原來以佃戶耕種王田為生的維（吾爾）民，反而連一畝耕田也未領到。所謂王田歸公，改土歸流，就搞得如此一團糟！這就是哈密地方，終於醞釀出民變的真正原因。

瓜分回王府的財產

民國廿年三月，哈密駐軍首長奉命在春耕之前，將回王府財產胡亂瓜分。金樹仁在省城獲訊以後，仍然不大放心。他認為哈密縣境太大，王府制度沿習年久。偶有風吹草動，就可惹起大患！為了徹底防範計，最好將哈密縣境劃小，人力不易集中，就好統治。同時多設幾個縣衙門，也可多安插不少知心的同鄉去作官。為了實現此一石二鳥之計，乃於接到劉希曾辦妥改土歸流公文後，也就是四月中旬，專為此事召開了一次省府會議，除了各廳處長均出席此一會議外，堯樂博士也以新任省委資格，參加了此次會議。會議的主題是將哈密一劃為三。哈密縣名與縣治仍照舊不動。另將哈密東境糧倉之地的土胡蘆鄉改稱為伊禾縣；哈密西境產糧地三堡村，改稱為伊吾縣。當時就在哈密地圖上，以紅線劃為三縣，報請南京國民政府備案。因此在民國廿年至卅年間，各出

版社所印的新疆全省地圖上。都有伊吾與伊禾兩縣地名。其後伊禾縣未成立，伊吾縣治設在土胡蘆。因而現在地圖與前卅年地圖上有所不同，原因即在於此。

省府會議議定三縣縣治以後，接下的問題，就是縣界如何劃分，這是實際問題，不能在紙上談兵，所能了事的。蓋因哈密縣境甚為遼闊。東起星星峽西至七角井，東西相距有四百餘里之長；北起土胡蘆的外蒙邊界，南迄甘肅敦煌縣界，南北相距也有四百餘里之寬。如與臺灣來比，哈密一縣就有兩個臺灣省大。然而全縣人口只有臺灣一個鄉鎮之少，誠所謂地廣人稀。決非會議桌上，按圖分割劃上紅線就可奏功。必需派人實地

勘查，瞭解實況後，才可劃定三縣縣界。可是實地勘查工作，因哈密境內居民，就有漢、滿、蒙、回、維（吾爾）、哈（薩克）諸多居民，在語言風俗關係上，又非僅派出漢族人員所能勝任。於是在三縣劃界委員會成立後，堯樂博士具有以上各族語言的天才，尤且時任省府委員，遂被金樹仁任命為主任委員。又因龍瑞臣、陳大安、鄧成昭等人，曾於月前到哈密當過調查民情委員，算是老馬識途的人，也被金主席任命為勘界委員。遂於是年四月底，由堯樂博士主委率領，將這個勘界委員會全班人馬，由省城開到哈密。然後再會同哈密縣政府地政人員，於五月初展開劃界工作。哈密氣候一入五月，就算進入夏季。天氣乾燥炎熱。這些劃界人員，在暑假期間，跋涉於天山南北。真是苦不堪言。當堯氏等於五月廿日晉抵哈密西境六十公里的三堡村，也就是新設伊

吾縣治所在地時，忽傳哈密東境一百公里的沁城鄉小堡村的維民，在徒手情況下，竟將駐防該村的邊卡隊，自上隊長張某，下至士兵卅人全部被村民擊斃，釀成嚴重地方事件！

反金事件內幕真相

堯樂博士在三堡村聞得此訊後，起初根本不信，以為是空穴來風。在他想來，邊卡隊是有組織有訓練的正牌官兵，尤且每人手中都有一枝長槍。而小堡村的維民，一向是安份守己，務農為生的徒手鄉民。徒手鄉民怎可能打死有武裝的官兵呢？事果成真，這真是哈密地方的一件大事，必需迅於處理，以免事態擴大，影響哈密治安。於是他就停止劃界工作，趕返哈密城去拜會劉希曾師長，探聽一下原委。據劉師長所獲情報說，係維族人利用嫁女關係，以酒作武器，俟全隊官兵被灌醉後，皆死於非命。該地維民，殺官奪械，儼然造反，必需嚴懲。以儆效尤！當堯氏證實此事以後，就當面向劉師長晉言，要他秉公處理，不可聽駐軍一面之詞，致將事態擴大，影響地方治安。因為堯氏擔任哈密軍事首長有三四年之久，要以過來人的身份，晉言其後繼者，要向大局着想，不朝小處着眼，好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無如劉希曾也和金樹仁一樣，對邊民具有惡感，對堯樂博士晉言聽不進耳。他認為殺人者必需償命，他的部屬不能白死，非嚴懲造反者不可。這是小堡事件發生之初，堯樂博士雖有心出面擺平此事。因劉希曾不接受他的晉言，致未能如願！

俟堯氏回到他的公館後，已有許多維民，陸續續前來報告小堡民變之真情實況，綜納所報事變起因是這樣的：

引起小堡村民變，造成哈密空前暴亂的張小隊長，是甘肅人，原隨劉師進駐哈密城區。旋因甘肅難民湧到沁城鄉一帶，爲了維持治安乃指派一連官兵駐防該地，連部駐紮沁城鄉，張排進駐小堡村。小堡位於沁城鄉東面，地近寧夏及外蒙的要道。爲了應付外蒙，及免俄人借口，乃改稱爲邊卡隊，張排長也就改稱邊卡小隊長。張小隊長手握卅枝長槍，就此變成小堡村的權威人物。因爲年輕氣盛，再因天高皇帝遠，也就爲所欲爲了。是在年三月春耕前，省政府下令沒收王產，一因省府縣府都沒規章法令，二因張某又爲所欲爲成了習慣。在接到師部的通知後，先將小堡村王產中最好的一棟房舍作爲隊部；其次再將全村土地肥沃，水量充足的百畝王田，估爲己有。這樣由一個窮光蛋的小隊長，一下就變成小堡村全村的首富。其得意之情，可以想見。古人云：「小人暴富，飽暖思淫慾」。尤其在山野荒村中，沒有其他娛樂項目，只有找女人去開心。距離邊卡部隊不遠維民阿不都艾米提，有女初長成，亭亭玉立，貌美如花。自被張某發現以後，就窮追不捨，糾纏不清，先予誘迫強姦，繼又武力強娶。其父碍於維漢不能通婚的俗例，既不便答應，又不敢峻拒。只好與其鄰居好友和加尼牙仔請教商量，而和加尼牙仔，一向小有聰明，鬼點子最多。竟想出不妨伴爲允婚，設下鴻門宴，以酒作武器，來對付蠻橫的張小隊長。言明五月廿日嫁

娶之日，在女家大開宴席，除女家親友外，男方的邊卡隊員，全體應邀吃喜酒。而邊卡隊長下至士兵，全被喜事冲昏了頭腦，一點戒心都沒有。果於喜宴開始後，每個人都大吃大喝起來。最後每個邊卡隊員都喝得酩酊大醉。結果喜事變成兇

案。和加尼牙仔一看事成，就以準備好狼牙棒，率領參加喜宴的維族一舉將全體邊卡隊員全數擊斃。所遺卅枝步槍，全部被和加尼牙仔奪走，作爲反金的武器。於焉在天山東麓的小堡村，點燃了反金（樹仁）星星之火！（未完待續）。

由豪傑到裁縫

吳崇蘭女士著
定價壹幣壹佰元

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，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，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乘機擴大叛亂，大陸淪陷衝出鐵幕，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，三起三落，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，驚險緊張，高潮迭起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8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中外文庫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閔、詹天佑、王闔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